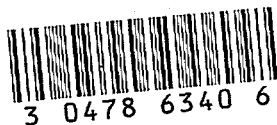


民國二十五年四月

第五六七八
第 次 庚子 講經紀事

庚子講經會總會印行



第五次庚子講經紀事

孔素侯

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，爲第五次庚子講經之期。溯自第四次至今，已兩月矣。在此兩月之中，我同人因策會務之進行，而集合於安品街者三。因慶祝 聖誕，而恭詣 孔子廟者一。是皆與本會有關，似不可以不紀。本會章程草案。爲孔紹堯先生所擬。八月十一日之會，公同討論，重加修正。主席爲姚薦楠先生，是日因修正章程，而發言最多者，爲李祥生、羅正緯、丁象謙、黃介民、黃績熙、謝伯誠、餘如王育良、王潤芝、孔繁藻、先生等。俱有所建議。而青年之能效力於會場者，則爲劉一先、戴中汝、孔繁薰、孔繁萱、王國斌、馮庸之、等。至於布置奔走，凡百供應，則爲龔笑梅。

第五次講經籌備會，爲九月七日。梅喬林先生到最早。先生年較高

，步履遲重，堂階登降，賴人扶掖。然每會輒能如期而至。是日關於所當籌備之事，部署既定。更由孔紹堯姚薦楠先生等，翻閱賬目，當時所統計者，一爲三月三十一日在毛壯侯先生家中所認定之印刷費。已收者十八元，未收者六元。一爲八月十一日所認定之特別捐，總數二百五十五元，截至九月六日。共收六十五元。其中繳款較多而又最速者，則爲孔南僧先生。

竇敬齋先生，新自陝西返京。同人爰於九月十七日，開談話會，並略備酒肴，表示歡迎。是日主席爲方楚囚先生，紀錄爲孔紹堯先生，即席討論，徵求發起人辦法。決議分工合作，次第進行。徵求通啟，及各項宣傳品，均已付印。以上三次之會，均在安品街。

民八後，祀孔典禮，久付闕如。自去年中常會議決定每年八月二十七日，爲先師孔子誕辰紀念，屆期由國府特派大員，赴曲阜慶祝，於

是全國不應，氣象爲之一新。

但本會之原發起人，在京赴孔子廟舉行謁聖禮，遠在往歲人所不爲之日。今年國定聖誕日，同人等於上午八時，齊赴孔子廟慶祝，事先所規定之地點時間，悉與市黨部、市政府、教育部、內政部、不謀而合。於是相聚一堂，聯班行禮。市長演講孔子事略，與本會當場所印送之孔子年譜相同。而年譜所載，自魯襄公二十一年，至周敬王四十一年，先後七十四年中，舉凡至聖之事跡，散見於經史百家傳記者，殆無不備。較之講演，尤爲詳悉。位於年譜之前，更有孔子先代考，亦我國人所欲知者也。此次年譜之刻，有影印端木子貢所手摹之孔子及其夫人兀官氏楷木象。更有孔紹堯先生題跋一。竇應昌先生等序文八。俱以時促，未及排印，蓋必俟再版，始補入也。

此次慶祝典禮，除黨政機關及本會外。民衆團體之參加者，頗形踴

躍。惟各校學生，殊覺寥寥。報載濟南是日學生，着制服而參加慶祝者，三千人。與此顯有不同。今日由黨政機關所派之代表，輪流演講。而本會除印送年譜外。更於場中分贈羅正緯先生之讀經平議，與讀經研究，及符孔遴先生之從經義上之分析而證明孔子聖時說等刊物。蓋亦分工合作之一道也。

第五次講經之最先到場者，爲黃星海、伍錦堂、孔慶阜先生等。八時許，同人畢集。當推竇敬齋先生爲主祭。黃績熙丁象謙爲陪祭。孔紹堯、鄭權、司儀。黃介民、襄儀，姚子才讀祝。王潤芝、孔南僧、糾儀。素侯與伍錦堂，爲幹事。孔春霖、柳占春、爲招待。俱以黃綾符號，爲標誌。行禮儀式，與第四次無異。禮畢孔紹堯報告。竇敬齋丁象謙黃介民黃績熙先生等繼之以講演。符孔遴先生正欲有所陳述，而時已晏。遂聲明以文稿代之，而與諸位先生之講演稿，次第登載於本屆紀事錄之

後。文責仍自負。

講演訖，時至下午一時，遂聚餐於太平洋飯店。席間公舉梅喬林、姚薦楠、竇應昌、丁象謙、孔素侯、孔南僧、王潤芝、李祥生、黃績熙、李夢庚、伍錦堂、李炳琛、符孔遜、楊靜山、方楚囚、鄭權、李樹藩、黃介民、毛壯侯、孔紹堯、先生等二十人爲第六屆籌備員。余之紀事，爲竇先生赴陝，暫行替代。竇先生既到京，余一再力辭，而不獲命。遂仍服役，惟有俟諸下屆，再行辭謝耳。

第六七八次庚子講經紀事

孔素侯

第六次庚子講經，爲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，集 聖廟而參加行禮者，約五百餘人，其姓名悉載於簽名簿上，頗極一時之盛。主祭爲梅喬林，陪祭爲孔紹堯，讀祝爲竇應昌，司儀爲姚子才，襄儀爲黃介民，糾儀爲鄭仲勁，及黃績熙，餘如伍錦棠，王潤芝，則任幹事，李炳琛，孔春霖，則任招待，至於供應百役而效奔走之勞者，則皆素侯及二三青年之事耳。

是日講演者，爲羅原涵、姚子才、竇應昌、陶文虎、李允中、黃績熙、諸先生，素侯所草之再講埋頭苦幹一稿，雖成於第五次講經之際。然延至今日，始克向在座諸公，約略陳述。鄭仲勁先生，善講演，行文亦極合法度，其講稿載於第二第四兩度紀事中者，頗受時賢所稱許。近

因憂國感時，在第五次卽有函到會，聲稱不忍執筆，此次亦未講演。至於此次已講演者，或因有他故，或念本會組織尙未就緒，印刷殊不易易，或與鄭先生抱同一之感，是以除竇先生、姚先生，及素侯外，其餘之稿大都付之闕如，惜哉。

會餐仍在太平洋，座中有楊紹棠、陶虎文、李昭文、李炳琛、梅喬林、蔡舒、張心田、竇應昌、方楚囚、孔紹堯、溫丙炎、時明荇、方痴俠及其女公子方小姐，席間議論，頗多可采，而時先生融會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之原理，解釋節孝二字之重要。措詞極新穎，而宗旨又殊純正。但始終未肯在 聖廟講演，又不肯以稿交會付印，亦可惜之一事也。

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十九日，爲第七次庚子講經之期，因格於戒嚴司令部禁令，不許集會結社，是以未能舉行。二十五日爲丁祭之期，紛紛大雪，萬卉凋零，惟耐寒之松柏尙蒼翠耳。是日素侯隨同丁象謙姚子才

孔紹堯孔繁萱龔笑梅王孝貞蔡舒等冒雪詣 聖廟，行禮如儀，復聚餐於杏花村飯館。其餘諸同人，則因恪遵禁令，未遑召集也。

第七次講經，雖未舉行，然辦理呈報官廳之手續，實以此此時爲最力，貞下起元，不其然歟，至二月七日，遂蒙 市黨部批准組織，并頒發印模及許可証書。至四月十一日，又蒙 社會局准予備案，而今而後，會務進行，庶易爲力矣。因接洽立案事宜，不憚奔走者，爲丁象謙姚子才、毛壯侯孔紹堯等。稟承諸公意旨而主稿者，則爲素侯。至於繕寫等工作，則龔生笑梅之力也夫。

第八次庚子講經，爲是年三月十九日，行禮儀式，與前數次，無以異也。徒因萃其全力，欲速成立大會之實現，故雖有講經，然不復集稿，惟將前此未印之文，彙爲一冊，匆匆付梓，以期結束過渡時間之文字，而另謀新發展也。

二月二十九日，開正式籌備會於安品街，列席者，爲王潤芝，孔素侯、姚薦楠、李祥生、梅喬林、王傑，孔紹堯、王孝貞、黃績熙、丁象謙、李樹藩、鄭權、方楚囚、李夢庚、毛福全等，是日最重要之工作，爲修正章程草案，逐條討論，頗爲精詳。原稿爲毛先牛手筆，次則議決會員登記及最近籌款辦法。散會後，皆表示滿意。而章程第十八條，有設置(1)經籍整理，(2)讀經設計，(3)謁聖講經，(4)鄉村建設，(5)教育事業，(6)書報編審等委員會之規定，待大會成立選舉得人，即可一一實現。若然則本會之刊物，當另有一番新氣象。於是紀事之體裁，或將革新，此則素侯之所朝夕馨香而翹盼者也。

第五次庚子講經會報告

孔紹堯

各位同仁，今日爲本年第五次庚子講經之期。紹堯先報告會務之進行，八月二十七日以前，本會先預備一切，到大成殿來行禮，而是日市黨部市政府同時在大成殿行禮，開民國以來未有之盛典。同人參加行禮後，以時間匆卒，未及講演而退，本會立案事，尙在籌備，因徵求黨義經義合而爲一之會員，實不易得。現在上海有尊孔學會，湖南有孔學會，安徽湖南廣東，提倡讀經之風氣，日漸擴大。可見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都覺得走入迷途，趕快要回頭。這個例子，外國是不少的。某一國數百年前，力求文藝復興，某一國力求宗教改良，某一國因羨豔歐化過深，而保存國粹。某一國因摩登太過，而返樸歸真。我們須認清楚時代，各國雖是文明進步，而幼稚的地方，尙不少，提倡民族自決，便見得

種族界限，不能融化。試看某文明國，對某一種族，如何待遇。今年國際會議，尚在切實聲明國家主義，足見融化民族，泯除國界，現在是萬不可能。不用民族固有文化，而盲目的倣效他人，造成無民族思想，無國家思想之國民，與多造成幾個外國人何異。古人云：『殺子之身而與子以天下可乎，曰，不可，』迷信科學萬能而蔑視其他一切必要的固定原素則種族日亡，國家日弱，爲外人先作驅除，何必人之亡我，而我已先亡。衣食我者，爲我父母。這是什麼文化。抬起頭來，看不見中國人，這是什麼進步。我們不能不認清楚的。三四十年以前，恨社會不維新，恨人民無世界眼光。致使中國成積弱之老大帝國。我們於是乎帶着一般人往前走，到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日本去留學，當時土耳其意大利日本俄羅斯德意志，是個什麼狀況。當時一般朋友分手時所說的話，是『要救中國人，救中國國家，使中國人爲文明國人，中國國家，列爲一

等國家』，用何革命方法，以求達此目的，雖犧牲性命，傾家破產，亦所不恤。革命黨，是求新的，不是守舊的。是求進步，不是開倒車的。刻出來的書，本本都在，不是誰人假造的。到了民族得了政權，民族的軀殼存在，民族的精神亡了。民國成立以後，國家之名字存在，立國之精神亡了。這是應該將民族與中國的魂招回來。不然，中華民族的人存在，中華民族的腦筋，全被外人勾去。好的未學到，壞的完全搬來。所以這兩三年，有外國幾個學者來視察，開口就說『中國自己的文明，拿不出來。外國的文明，亦沒有學來。現所陳列的，都不對』外國人亦在叫冤枉，可見是走錯了路。新文化運動，我們也極力作工作的，當時發見不對的地方，就隨時糾正，劃清界限。今日造成這麼大錯，不知誰當負責。我們也要覺悟。還是用革命的精神糾正。

本會從前是庚子「拜」經名義，很容易作，今改爲「講」經，這責任比

前大多了。要請各位時時研究，方算負責。經書中何處有假的，我們須指摘出來。何處與今日不宜，或是被古人曲解誤解的，我們須糾正他。何處是與今日時事最針鋒相對，算是對症發藥的，我們當聲明。何處與外國現行之主義相同，或相反，何處爲新科學之體，何處比新科學簡略，我們須一一證明。要經義與主義相合，這是什麼理由。黨義是由經義何處發生，我們當仔細分辨，方是 總理的信徒。每年只有六個庚子，僅在庚子日，我們自己對自己說話，有何効力，要使四萬萬老、幼、男、女、都聽得到，有個作人的標準，思想的正宗，是要用何方法，也要請各位研究。研究出來的稿子，請寄安品街十六號，將來提出來與國人共同研究。

第八次庚子講經報告

孔紹堯

今天是第八次的庚子講經，因為第六次講經，雖已舉行，並且有五百多人參加，可謂極一時之盛。但是那時有人主張在成立大會未開以前，刊物暫從緩辦，所以講稿都沒有徵集，紹堯雖曾在第六次講經之日，當場報告，但也就沒有留稿了。第七次因為遵守戒嚴司令部不許集會結社之禁令，所有未曾舉行，就是仲春丁祭這一日，亦祇丁象謙、姚荐楠、孔紹堯、孔素侯、孔繁萱、龔笑梅、王孝貞、蔡舒、等幾個發起人，面約於二月二十五日丁祭之期，上午九時，齊集孔子廟正殿行禮。是晨，大雪紛紛，符主任認為事前未得通知，未便擅自停止閱書，同人候至十二時，民衆閱書時間已過，方將祭品陳列，祭文貼出，如儀敬謹行禮。主祭丁象謙，分獻孔素侯孔紹堯，讀祝姚荐楠，司儀蔡舒，禮畢，未

舉行講經，聚餐於杏花村，商議辦法。第一點：推丁象謙姚荐楠孔紹堯孔素侯赴南京市黨部，面詢立案事宜。當即電詢市黨部。回電云：各委員現均未在會，大約市黨部改組之際，各公事尙須審查，爲此遲延，亦未可知。第二點：近兩月來，學術團體及各機關文化講演之事，均未停止：下次講經之期，籌備處應照向例遍發通知，並先期函告市政府及符主任，以便事先預備，不致時間衝突。第三點：本年自中央黨部宣布黨員應守規則十二條以來，朝野名流之目光，均趨重於經書，近日報章所登講演辭，時時可見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若求復興民族精神，恢復固有文化，必須注重講經，固已不約而同。惟本會同人講經以來，參加在座之人，時有方言扞格之苦，應請以後凡欲講經者，先將所講之標題講演辭，於講經前半月，先送本會，以便付印，但爲費用節儉手續便利起見，請以一千字爲度，講演時，不妨盡意發揮，當日情形，特爲此簡

單報告如右。

報告回籍及鳳翔謁聖講經之經過

竇應昌

各位先生同志，今天是本年第五次庚子謁聖講經，應昌忝承主祭，不勝悚惶之至。孔先生囑報告回籍情形，又不容辭。惟報告之前，有數句聲明，昌向來拙於言詞，有不妥處，請各位先生糾正。

今年四月一日，昌因掃墓節請假，便道旋里，「統計五個月又十日，乃回京。」以致第三第四次庚子講經，歡迎四聖奉祀官，及告廟禮，均未參加，深覺抱歉。

惟此數月間，在鳳翔經長安之行動，略可陳述者，伏讀建國大綱第八條，訓政期間，政府應選派訓練考試合格之人員，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。又近日中央同人，常言到西北去，到鄉間去深入民衆，宣傳主義，開化人心。昌此次雖未經國府選派，然以黨員資格，亦應到處講

演。

抵鳳城之次日天即降雨，三日後放晴，乃回鄉掃墓。鄉間經災荒五年，凋敝極矣。幸一年來雨暘時若，收穫尙好，人民頗呈活潑之象。

以故演戲集會，時有所聞。昌以此際爲民衆自然之集合，每會必到。四月二十七日，即舊歷三月二十五日，曾約縣長，保衛副團長，登臺宣講

三民主義，暨本縣應革

如戒煙禁
纏足等

應興

如種樹，修路，
保甲，識字，

諸端。五月三日，即舊

歷四月初一日，靈山大會，

農器甚多，
購者亦衆

，曾見柳林鎮小學，教職員率學生旅

行。彬彬有禮，在窰店休憩時，昌爲講子路，曾皙，冉求，公西華，侍

坐章，及樊遲從遊於舞雩章，最後就新生活之禮義廉恥四字，加以疏解

。五月二十三日，即舊歷四月二十二日，庚子，昌以爲人人心中有孔

子，各縣均有孔子廟。鳳翔孔子廟，雖經兵燹荒旱，摧毀不堪。然

不可以廟堂毀壞而輟謁聖之禮。遂先期約集同人於東湖公園，發表此意

。屆期，行禮講經，已有紀事，茲不復贅。

此後擬起程赴京，鄉間諸友，以昌爲國奔走二十餘年，迄未在家鄉安居，因挽留再住一兩月。昌亦以麥秋將至，復興農村，又爲政府注重者。遂與田夫野老共同操作，雖至手胼足胝，不以爲苦。且當夏田收場之時，往來酬酢，亦有興趣。

（村中於磊麥草時互相扶助，主人略備酒食，少長咸集稱慶，老安，少懷，友信之風，悠然如見）

如幽風之七月流火，小雅之大田多稼，周頌之思文后稷，周書之所其無逸等篇莫不撮其大意，以爲談話之資料。回憶當日景象，恍置身於桃花源記，唐詩中之過故人莊也。

七月二十三日，即六月二十三日庚子。仍在孔廟舉行謁聖講經，時當炎暑，而此日則天陰不雨，殊覺清涼。主祭者爲年長之李振初，講孝弟爲仁之本，志士仁人，士不可以不弘毅數章。李縣長靜慈，講儒釋道耶回各教大旨，而歸結於時中之聖。講畢，李縣長動議修理孔廟，且願

捐廉俸四百元，以爲之倡。到會者全體贊成。七月二十七日，乃大會於縣政府中山紀念堂，成立鳳翔修理孔廟委員會，即日計畫興工，開始募捐。又推定下次九月間庚子講經籌備員九人，辦事處暫設於橫渠張子祠。今日庚子，想鳳翔此刻亦必熱烈集會也。

八月二十七日，先師誕辰紀念，昌在西京長安，參加盛典。目覩黨政軍學各界，約數千人，行禮時極整齊嚴肅。昌報告至此，不禁穆然有感於孟子不動心章矣。知言養氣，是孟子絕大學問，絕大本領。然實由願學孔子而來。太史公贊孔子世家曰，詩有之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雖不能至，然心嚮往之。今將此兩篇書，朗讀一遍。……如字句有錯誤處，敬請 指正。時間寶貴，即請 諸公宣講經訓。應昌鞠躬

乙亥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南京庚子講經會總會報告

第五次庚子講經演講詞

丁象謙

今日爲第五次庚子講經之日，聽諸君所講演的詞。非不頭頭是道，動人聽聞。然一考其實際，非有至誠之眞意，以貫注其間，則難見諸施行，實事求是。所謂誠者物之終始，不誠無物是也。故凡事苟不出之以誠，則鮮有不僨事者，余講大學之道。誠意尙矣。則不得不取誠意章而反覆論之。

所謂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惡惡臭，好好色，純任自然。無稍假藉。是以學者必下一番慎獨工夫，若稍不忠實，則必流於自欺。子曰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，斥之宜也。

小人聞居爲不善，無所不至，若與君子相見，果使稍有天良，當必嗒然若失，慚愧無地，尙不失爲老實之人，乃揜其不善而著其善，自以

巧矣。人之視己，如見其肺肝然，則亦何益之有哉，誠中形外，有流露於不自覺者，甚矣獨之不可不慎也。

曾子曰，十日所視，十手所指，甚至千手千眼，毋以爲余一人獨處。而爲人所不知者，語曰千夫所指，無病自死，環而視者幾何人，可不慎哉。

富潤其屋，德潤其身，亦自然之道也。故至誠無息，又至誠如神，誠則明矣，明則誠矣，非然者，萬事萬物，雖皆備於我矣。而苟有一毫自欺之心，留於其間，則牽一髮而動全身，而根本無存矣。又何取焉。

唯天下至誠，爲能盡其性，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，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，能盡物之性。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。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學者於此可思過半矣。

孔子與國難

黃介民

現在國難期中。中國國民黨、與 國民政府，極積提倡尊孔。到底孔子與國難有沒有重大關係。如果沒有重大關係，我們何必推尊孔子。如果有重大關係，那我們非推尊他不可。現在我且不必多講聖經，請述一二賢傳，便足證明大概。請看左壁，不是掛着岳武穆所寫的前後出師表嗎。因為孔明牛生，是拼命盡忠漢室，爭漢賊不兩立一着，竟至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武穆也是為盡忠報國 殺身成仁。又如文文山先生，他在獄中所作的正氣歌，內有『或為出師表，鬼神泣壯烈，』二句，也是推重孔明，忠心為漢的意思。後被元人殺他的時候。他留下衣帶贊云。『孔曰成仁。孟曰取義。惟其義盡，所以仁至。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。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。』照此看來、孔明、武穆、文山、輩一流

人物，都是孔門弟子，所以歷朝早已把他們幾位，都配享孔廟。爲得

孔子學說，注重教忠教孝。現在雖成民國，不必說忠君的話，但忠於國，仍是一樣不可少的精神。並且忠孝，原是一貫的。古所謂『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』又以戰陣無勇爲非孝，便可想見。更是國難常頭，必賴忠義奮發之士起而挽救。孔子作春秋，不是嚴夷夏之防，大九世復仇之義嗎。如武穆文山諸先輩，今日需不需要此類人物產生。當然萬分需要無疑。但僅生一武穆，竟被害於秦檜，終無補於南宋之偏安。僅生一文山，竟被妬於劉夢炎，終無救於宋室之滅亡。忠奸賢佞之勝敗，即繫天下國家之存亡。故到今日，若仍只生一武穆，或文山，仍不濟事。所以希望有千千萬萬武穆文山出世，合羣策羣力以圖之，方能挽救今日之民國。否則前途，終屬危險萬狀，不堪設想。或謂欲學武穆文山，須得有軍權，或政權在手。是乃在朝人士之責。若一般國民，手無斧柯，即欲學

武穆文山而不可得，又將奈何。其實不然。所謂學武穆文山者，學其拼命盡忠於國之精神。方式不必一律。試舉一例，如滿清人關。揚州殺十日。嘉定三屠城。因揚州嘉定人民意志堅強，不服外寇所致。這就是武穆文山一樣的精神，足爲千古不磨之榜樣。這是我們一般國民，都可學到的。更進一步說，當時若能全國人民精神，都有揚州嘉定人民不服外寇的精神。那滿清那能成功，因僅僅揚州嘉定的人民不服外寇。所以終不免於滅亡。即在揚州嘉定本身，尙有遺恨。所謂殺十日三屠城云云，可見殺十日後，三屠城後，終爲屈服。現在我們各地國民，當學揚州嘉定，抵抗外寇的精神。更須作進一步的準備，即殺到最後一人，決不降服外寇。人人果有此決心。包管我們中華民國，不但不致滅亡。還可轉危爲安，轉弱爲強。還可進一步，主持亞洲大局。促進世界大同。這是兄弟今天在孔廟中的感想，把聖經賢傳，融匯一二，覺得孔子與國難

，實有重大關係。簡略陳述，備大家參攷，說得不妥的地方，還請大家指教。

第五次庚子講經會講演稿

黃績熙

列位先生。兄弟當第四次講經會，提出忠、恕、敬、信、四字，爲題目講演，所引證之經文，與參以一己之解釋，已經發表。有不對處。希各位指正，甚爲感謝。兄弟再想一想，忠、恕、敬、信、四德，欲求備於一人，惟聖者能之。學者當循序漸進，不可躐等，致終身憤憤。所以兄弟當此第五次庚子講經會，就於四德之中，先提出一信字，與出席諸君，互相勉勵，互相規勸，藉收攻錯之益，且甚願諸君，進而講經者，則退而窮經。窮經將以致用，是則強學待問力行待舉之意也。或謂我國自春秋時，孔子刪定，已有六經。至漢重儒術，設置五經博士，初定五經爲詩、書、易、禮、春秋。後增論語、孝經，爲七。唐分三禮，三傳，合詩、書、易、爲九。宋又增論語，孝經、孟子、爾雅、爲十三，

即今之十三經也。古人三年通一經。今人遠不逮古人。卽問有能比上古人者，依古人窮經年數計之，亦用三四十年工夫，方能窮竟十三經。當此世界競爭劇烈之時，科學日新月異，多如牛毛。浩若淵海。殫一生之心力以求之。猶恐不能赶上歐西，迎頭一擊。烏能有此餘力，以爲簡練揣摩十三經哉。曰，非也。余所謂窮經以致用者，非要人人窮盡十三經也。蓋欲於十三經中，提要鉤元，身體而力行之，以保存我國固有之國粹耳。故南容三復不過白圭一篇。子路終身誦之，亦惟不忤不求二句。子曰、『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，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，雖多亦奚以爲。』是以『詩三百篇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無邪，』書雖有典、謨、訓、誥、誓、命。之殊。惟允執厥中四字，可以概括。禮雖有三千三百之條，而毋不敬三字，就可蓋盡其義。易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四爻，雖然變動不居，不過示人吉則趨，凶則避。春秋記載十二公之事，至繁至

蹟，惟在正名分，別善惡。苟能由博而反約，守簡而御繁。何難以一言而行之終身。由是觀之，窮經不貴多而空洞，惟在貴精而有得也，審矣。此兄弟之所以殷殷焉，以一信字，爲窮經致用之稿矢也。夫信字從人從言，是信則人言之謂也。不信之言，則非人言，又可知矣。何也。鸚鵡能言，不離飛鳥。猩猩能言，不離走獸。假若出言不信。則與鸚鵡猩猩之言無異。孟子曰，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，」其是之謂歟。此吾人應以一信字，爲修身處世之鴻寶也。第以事不師古，則無徵不信。又當根據 孔子與 總理之言以明之。子曰，「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，大車無輓，小車無軌，其何以行之哉。」是謂無信不可以爲人也。又曰「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是謂信比死爲尤重也。」又曰「信而后勞其民，未信則以爲厲己也。信而后諫，未信則以爲謗己也」是謂未信，不可以使民，亦不可以事上也。子張問行，子

曰，『言忠信，行篤敬，雖蠻貊之邦行矣，言不忠信，行不篤敬，雖州里行乎哉，』是謂忠信之人，遠近無往而不利。不忠信之人，內外均無投足之可能也。曾子曰『與朋友交，而不信乎。』是檢信於既交之後也。子夏曰，『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是立信於未交之前也。』有子曰。『信近於義，言可復也，』是信又必以義爲依歸也。子思子曰，『獲於上有道，弗信於友，弗獲於上矣。信於友有道，事親弗悅，弗信有友矣。悅親有道，反身不誠，不悅乎親矣，誠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誠乎其身矣。』是謂悅親，信友，爲獲上之本。而誠身，明善，又爲悅親信友之本也。此蓋孔子與諸弟子教人爲信之迹，學者不踐迹，亦不入於室。更觀總理民族主義第一講，有云『主義就是一種思想，一種信仰，和一種力量，』是謂欲發生革命之力量者，必由思想信仰中來也。又恐國人徒慕歐西之物質文明，健忘我國固有之舊道德。乃以忠、孝、仁、愛

、信、義、和、平、八德爲人格救國之標準。是謂時勢雖有變遷，而信之美德，皆不可須臾離也。又紀錄禮運，講信修睦之言，是謂大同之世，而信更不可以不講也。然則孔子與總理以信教人，如是之詳。而伊古以來，爾虞我詐，爾詐我虞。上以罔下，下以欺上。巧言如簧，巧言如流，大無信也。不知命也。其故果安在哉。噫、吾知之矣。誠、淫、邪、遁、信之蠹賊也。便僻，善柔，信之鬼蜮也。讒譎面諛，詭譎頑嚚，皆信之惡劣環境也。凡此，皆足以害我信也。然則將如之何。其必曰，張我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之師。以鋤此害信之蠹賊。奮我剛、毅、果、直、之勇，以驅此害信之鬼蜮。邀我謹、愿、訥、訥、齊、莊、中、正、之良友，鳴鼓而攻此害信之惡劣環境。庶幾邪損則正益。否極則泰來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。中學之信及豚魚，可期再見於今日矣。願與諸君共勉之。

孔子一生有用的陳舊話

李夢庚

正是現代所缺乏的

作人 處世 從政 救國 以人道主義救世界

今天爲我國亘古以來大宗教家，大哲學家，大政治家，孔子誕生之日的紀念日，兄弟來說幾句話，本來 孔子之嘉言懿行，我們同志們，全是知道的，無須再來詳述的，不過在此人類只知競爭，不知維持，一旦新式戰爭爆發，不數日，全世界人類，將近滅絕的時代，或者需要有一維持人類之人，有最健全人格。圓滿學說，如 孔子者，所以我政府於去年恢復祭孔，使國人有所觀感，世界有所遵循， 孔子之學說固多陳舊，迨至今日，以爲所缺乏的，正是孔子主張者，如作人，處世，從政，睦隣，救國，人道主義救世界幾點。約略引證如下。

作人 是吾人第一步工夫，孔子說，君子之學爲己，又誠意修身，今之人，非不爲己，特只爲一己享受，不爲一己立身誠意先由格物，今之人知格物者，多乏誠意，其餘慎獨，省身，說起來，今日似成笑話。然如果實行起來，其功用無窮，吾們同志，或有己實行而知其妙用者。

處世 孔子說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又如溫故知新，又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，又如自強不息，卽寥寥數語，今人之有幾人，果真實行，絕不至國勢顛危，至如此其極。

從政 今日之政治，自近年發明政治學，固非簡單如 孔子時代，然而扼要言之，如節用愛人，使民以時，是 萬古不易之理。今日者，財務費超過行政費數十倍，是節用乎。駢枝機關至十餘個之多，是節用乎。要知道民爲邦本，本固邦甯，今日者，即無外患，恐怕我們的政治要上軌道，有學 孔子的主張必要。

救國 國難之深，如此其亟，今日物質缺乏，又如此其甚。孔子是主張救偏補弊的，尊王攘夷的。救偏補弊，則非伯拉圖之唯心史可比，物質缺乏，則非提倡科學不足以救國難，亦非非難孔子者，以只重道德爲空虛，爲無濟時艱，孔子學說，有時被君主利用，是誣。孔子，當時被腐儒錯認，是誤。孔子，均非春秋大一統之本意，所謂尊王即尊統之意，試問今日如不統一，內政何以修明，外患何以消滅，是尊王攘夷，爲今日尊統主義所需要者，故謂 孔子學說救今日之中國，正相適宜。

救世界 世界自達爾文優勝劣敗之說出，殺人利器，日精一日，將見非滅絕人類不止， 孔子主張以仁政施民，以人道愛人者 日省月試，既廩稱事，是爲重物質，繼絕世舉廢國，是爲重人道，老安少懷，是大同之真諦，以忠律己，以恕待人，苟世界多明此理，則人類可以維持，迥非人之所欲我皆成之之說所可及。舉凡 孔子主張而實行者，任推

之何國何時而無弊，不可以死於旬下而懷疑於孔子之學說。今當
誕紀念之辰，舉而出之，不免罣漏者多，當否請諸位同志指示之。
聖

經訓與民國

姚荐楠

兄弟嘗說孔聖集大成，孫聖集古今中西之大成。吾華自漢武帝表章六經，直至滿清末葉，可統名之爲君主時代的六經演義。自孫聖手創中華民國，確定三民主義的公僕政體，即入於民主時代的六經演義。蓋六經垂訓，千頭萬緒，不外「做人」兩字。吾華立國五千餘年，華夷之防，素來嚴格。子曰，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，即言夷狄雖有君，猶不如諸夏之無君，實緣夷狄強者爲主，形同禽獸，不知「做人」也。蓋有強權，無公理，乃夷狄所執以滅人種國之口實，仗仁義，伸公理，爲華夏所據以興滅繼絕之信條。因爲殺身成仁，舍身取義，是四萬萬黃帝子孫的先天道德，也就是中華民國四萬萬皇帝的天職。當此國難嚴重期間，夷狄羊狼狠貪，盡量發揮有強權無公理之時，正我黃帝子孫四萬萬皇帝

成仁成義之日，爲公僕者，無論位置高下，只在拿公家錢吃飯的人，尤應激發天良，盡忠服務，佔在國民四萬萬主人之前綫，犧牲一切，伸張華夏傳統的正義與公理。試問有何國難不能解除，有何夷狄不能膺懲也。吾嘗謂中華自漢以來，迭受外夷欺侮，皆因不能遵守孔子亡君之訓。且更變本加厲，將君主定爲一尊，久而久之，致中國一般人民，皆視國事天下事爲皇帝一人之家事，養成「誰來做皇帝，就給誰納糧，」之麻木民族，此即爲元清入主中土之惟一原因也。然而華夏終必恢復，絕不爲夷狄所銷滅者，無他。孔子攘夷學說，深中於人心耳。孫聖中山先生，繼承孔子亡君道統，推翻君主，參酌中西人類進化之政治，建立中華民國，用人民作主人，變君臣爲公僕，民族民權民生，期於用夏變夷，以進大同。先聖後聖，其揆一也。唯當今夷狄，刁狡空前，慘酷絕後，四萬萬黃帝子孫，稍一不慎，國亡種滅，在在堪虞，吾故大聲急呼，四萬

萬黃帝子孫，速起速起，無忘孔聖亡君攘夷之寶訓，無負孫聖手創中華
民國之苦心。

庚子講經演講稿

胡齊佳

列位同志，今天是第五次講經之期，鄙人遠道聞風嚮慕而來，加入其間，何等榮幸。因念孔子之道，如日月經天，江河行地，爲人生片刻所不可廢，否則人心趨於邪徑，爲盜爲匪，爲鬼爲蜮，不可究詰。故欲使天下太平者，未有不以孔子之教化爲重者也。要曉得孔子之道，是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，苟明孔子之道，即可以改變心性，小之修身齊家，大之安邦定國。孫先總理提倡革命，即引孔子之言曰，天下爲公，其所創之三民主義，無一不與孔子之道，適相符合。所以尊崇孔子，就是尊崇總理，尊崇總理，必要尊崇孔子，這是無可移易的，現在丁象謙先生等，發起庚子講經會，逢期演講聖經，藉以移風易俗，覺世牖民，此舉若能推而廣之，大而化之，豈但人民之福，

亦是國家之福也。豈但中國之福。亦世界之福也。鄙人衰老，言之不文，統祈海涵。

第六次庚子講經會講演稿

竇應昌

今天是本年第六次庚子日，亦是五全大會正式開會之第四日。本來大會期間，各處會均應停止。而今天孔子廟大門前佈告，則曰奉社會局諭，准庚子講經會在大成殿舉行，並許到圖書館閱書者自由參加。可見吾人謁聖講經，對於振起民族精神，有重大之關係。吾人不能不愈加奮勉。

庚子拜經，進而爲講經，連本年六次，合去年之一次，已七次矣。其動機何在，雖原因甚多，概括言之，不出孟子論性章最後之一段。詩曰，「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則。民之秉彜，好是懿德。孔子曰，爲此詩者，其知道乎。故有物必有則，民之秉彜也。故好是懿德。」由此段書觀之，可見人有秉執之常性，故一感即動，動之以禮，則來者無不心悅而

誠服也。

訓政約法，第二條，中華民國之主權，屬於國民全體。此爲總理所極力主張者。而人多忽之，以爲中國人數，大約爲四萬萬，豈能全體行使主權。不知中國古書已明言之。商書湯誥曰，「惟皇上帝，降衷於下民，若有恆性。」周書泰誓曰，「惟天地萬物父母，惟人萬物之靈。」春秋左傳，劉子曰，「民受天下之中以生，所謂命也。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，以定命也。」父母爲小天地。天地爲大父母。人人受此中。人人含此靈。即人人秉此性。庸愚非有損。聖哲非有加。故孔子曰，「天生德於予。」孟子自謂「何以異於人者，堯舜與人同耳。」又曰，「人皆可以爲堯舜。」自今觀之，大哉堯，君哉舜，豈是人皆可以爲者。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，而樂堯舜之道焉。則又何說。孟子不云乎，「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」虞書堯典曰，「克明俊德。以親九族。九

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。百姓昭明，協和萬邦。黎民於變時雍。舜典曰。「慎徽五典。五典克從。納於百揆，百揆時叙。賓於四門，四門穆穆。納於大麓，烈風雷雨，弗迷。」此非其明效大驗歟。故曰。「孝弟之至通於神明，光於四海，無所不通。」然探其本，爲良知良能。推廣之，即庸言庸行。堯舜能盡其性，盡人物之性，故能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。後之人，多爲氣所拘，物所蔽，汨於利欲，而失其本性。故視堯舜爲莫乎不可及。並天賦之主權，幾茫然不能自知。總理知天地之性惟人民爲貴。其主張民權，實有鑒於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，故手書大道之行，天下爲公。其重民愛民，期望全體國民能博愛互助，尊重人格，爲何如也，今總理雖逝。遺教常新。吾黨同志，誠能恪遵遺教之所指示者。嚴以自訓。並能隨時隨地，引以訓人。安見民生民族。不能與民權主義，實現於全國乎。伊尹曰，「天之生斯民也。使先知覺後知，

使先覺覺後覺也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。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。非予覺之而誰也。」是以此訓政期間。凡躋於伊尹之位者，與夫知識份子。不可不議道自己，明德新民對於多數之太甲，喚醒夢夢也。夫喚醒夢夢，果操何術，亦仍本立愛惟親。立敬惟長，以提撕警覺之耳。孟子曰。親親，仁也。敬長，義也。無他，達之天下也。又曰，仁之實，事親是也。義之實，從兄是也。又曰，人人親其親，長其長，而天下平。又曰，君子之守，修其身而天下平。凡此至德要道。皆載於經。不讀經講經，何能知達德爲人所同具，達道爲人所共由。「昨日報載黨員守則案。推尊總理至矣。於經訓亦極有發明。茲宣讀之。

總理立承先啟後救國救民之大志。創造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宏規。領導國民革命，興中華，建民國。於今全國同胞，皆能一德一心，共承遺教者。斯乃我總理大智大仁大勇之所化。亦即中國列祖列宗

所遺天下爲公大道大德之所感。今革命基礎大立。革命主義大行。而內憂外患，與革命之進展，同時加重。凡我同志，應知吾黨上對億萬世之祖宗。下對億萬世之後代中國全國國民，與世界人類所負之責任，更千百倍于往昔。我總理深知國者人之積。人者，心之器。國家之治亂，繫于社會之隆污。社會之隆污，繫於人心之振靡。又知往古聖人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一貫大道。與修身爲本之惟一至德。爲救國，救民，救濟全世界上人類之無上要義。故不憚於遺教中，再四諄諄告誡。本大會懷於遺教之偉大深切，與國難之嚴重，更鑒於世界人類禍患之方興未已。確信自立爲立人之基。自救爲救人之始。特製爲全黨黨員守則，十二條。通令全體同志，一致尊行。務期父以教子。師以教弟。長官以教屬僚。將帥以教士兵。共信共行。互切互磋。親愛精誠。始終無間。人人能爲世界上頂天立

地之人。斯中華民國，成爲富強康樂之國。然後三民主義，能實行于全國，弘揚于世界。千年萬世，永垂無疆之休。惟我負革命建國大責重任之全黨同志，共守之。

中國國民黨黨員守則

- (一) 忠勇，爲愛國之本。 (二) 孝順，爲齊家之本。
 - (三) 仁愛，爲接物之本。 (四) 信義，爲立業之本。
 - (五) 和平，爲處世之本。 (六) 禮節，爲治事之本。
 - (七) 服從，爲負責之本。 (八) 勤儉，爲服務之本。
 - (九) 整潔，爲強身之本。 (十) 助人，爲快樂之本。
 - (十一) 學問，爲濟世之本。 (十二) 有恒，爲成功之本。
- 謹案，守則之則，即有物有則之則。亦即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之則。

其中援引往古聖人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一貫大道。與修身爲本之惟一至

德。實根據孔門所傳之大學，深切著明。吾黨同志，智及之，仁能守之，以身作則，推己及人。俾全體國民，人人知有主權。行使主權。人民與政府精誠無間。政府與人民團結一致。則衆志成城，見義勇爲。處此嚴重國難，庶幾乎有以救之矣。詩云「迨天之未陰雨。徹彼桑土。綢繆牖戶。今此下民。或敢侮予。孔子曰、爲此詩者。其知道乎。能治其國家，誰敢侮之。」應昌學識淺陋，不足以發揮蘊奧。謹述所常讀，及近日所見者。質之高明，即請 教正。

再講埋頭苦幹

孔素侯

近年農村破產，都市凋零。但是偶過街衢，所見商舖，無不從事鼓吹，專講外表。至于貨物的質地，貿易的精神，却不留心。推之政治、學術、以及其他事業，無不類此。這種情形，實在危險萬分，關心時局的人，都應注意于此。

我國學術界的思想，在春秋之時，約分孔老兩派。老子尚虛無。孔子重實際。重實際的，主張埋頭苦幹。尚虛無的，不主張埋頭苦幹。這兩派的區別，劃若鴻溝，非常明顯。魏晉以來，社會間，崇尚虛無，釀成五胡之禍。其後佛老二氏，爭爲雄長，寂滅與虛無兩者學說，永爲孔學之梗。漢族陵遲，馴至不振。興言及此，實可痛心。

海禁既開，醉心歐美之學術者，取其糟粕，而遺棄其精神。舉凡東

西洋頹靡囂張之惡習，無一不視之爲至寶。乃至互相誘惑，輾轉摹仿，遂使我先聖先賢埋頭苦幹的精神，載之于經籍者，蕩然無存，此其禍，豈在佛老寂滅虛無之下。所以素侯在本會第四次講經的時候，專就這埋頭苦幹四字，反覆陳述，就是這個緣故。

今天舉行第五次講經。素侯所欲講的，仍然是這四字。不過前次所講的，是以 至聖和四配的言行作證據。今天所欲講的，却以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作資料。從來學術，都有原委。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。是 至聖學術的來源。四配，是 至聖學術的去委。去委既要講、來源更要講。去委是埋頭苦幹。來源又是埋頭苦幹。那麼 至聖的主張，完全要埋頭苦幹。這是千真萬確。更無可移易了。

孔子曰。『大哉堯之爲君也。巍巍乎，唯天爲大。唯堯則之。蕩蕩乎，民無能名焉。』試想宇宙之間，物體最大的，總莫如天。而堯能巍

巍然，以之爲則。這就是苦幹的成績。但是這樣苦幹，偏能蕩蕩然，使民無能名，這就是埋頭的實據。惟其能埋頭。所以民無能名，惟其能苦幹，所以能以天爲則。

帝王世紀有云『堯之世，天下太和，百姓無事。老人擊壤而歌曰，日出而作。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。耕田而食。帝力何有于我哉。』這帝字，係指堯而言，堯致太平，老人作此歌以頌之，亦足見其能埋頭苦幹。試思作息有定時，唯視日之出入。飲食自餘裕，只須田井之耕鑿。這種生活，何等安定。這種氣象，何等太平。足見那時政治，非常寬大，絕不向民間煩擾，更不向民間誅求。撥厥由來，皆因堯能苦幹。但『帝力何有于我』一語，足見堯的埋頭，絕對不沽名釣譽，以博人民的稱頌。

堯典曰『若稽古帝堯，曰放勳，欽明文思安安，允恭克讓，光被四

表，格于上下，『放、是擴充，猶今人所謂放大的意思。勳、是功勞。放勳二字，是謂堯有放大而擴充的功勞。欽、是恭敬，指體而言，明、是通明，指用而言。文、是文章，指事業之發現於外者而言。思、是意思，指理想之蘊藏於內者而言。安安、是從容中道，毫無勉強之意。堯之功勳，所以擴充而放大者。爲其能有恭敬之體，通明之用，現於外的文章，藏於內的思想，皆能從容中道，安然而無所勉強。總之『欽明文思安安』一語，係謂堯對於自己的苦幹。至於『允恭克讓』一語，則謂其對於團體的埋頭苦幹。大凡在團體服務，既患不苦幹，亦患不埋頭。所謂允恭，就是敬業之敬，也就是對於事業，不敢懈怠，不敢疎忽，恭恭敬敬的苦幹。所謂克讓，就是不爭功，不求名，肯推賢，肯讓能，謙謙讓讓的埋頭。堯既有『欽明文思安安』的私德以律己。又有『允恭克讓』的公德以處衆。所以能『光被四表』所以能『格于上下。』

素侯讀堯典這一段文字的紀載，以爲現當國難期中，吾人端宜團結，但是想求團結：第一就要有『允恭克讓』的美德。記曰，『敬業樂羣，』不苦幹，那能允恭，不允恭，那能敬業。不埋頭，那能克讓，不克讓，那能樂羣。不能允恭以敬業。不能克讓以樂羣。那能精誠團結，脫離國難，那能使革命成功，那能達到『天下爲公，選賢與能。』的大同之世呢。

至於『克明俊德，以親九族，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，百姓昭明，協和萬邦，黎民於變時雍』一段文字是記載堯埋頭苦幹的步驟，及其功效。辭意顯然，不必談了。

堯廷諸臣，皆能埋頭苦幹，有帝堯『允恭克讓』之風，惟有共工伯鯀等不能埋頭苦幹，所以舉世皆目之爲凶人。『帝曰、疇、咨、若予采，驩兜曰，共工方鳩僝功，帝曰，吁、靜言庸違，象恭滔天，』疇、誰

也。咨、訪求也。若、順也。采、事也。『疇咨若予采』者。謂誰能訪求順應時宜，而爲我治事之人也，都、歎美之辭也。鳩、聚也。儻、謂表現也。『共工方鳩儻功』者，謂共工能糾聚衆人，而以表現其功勞也。堯求治事之人，必須能埋頭苦幹，方爲合宜。共工糾聚衆人，志在表現，足見其不能埋頭，而亦未必能苦幹。是故堯以『靜言庸違，象恭滔天，』兩語以却之。所謂『靜言庸違，』謂平居安靜之時，能作大言以欺世，而施於實用之際，則與所言相背，此豈埋頭苦幹之人歟。而况外表有恭敬的象貌，實際有滔天的過惡，更與埋頭苦幹之意，背道而馳。故驩兜雖以都贊美之，但堯終以吁斥其不然也。

堯以懷山襄陵之洪水爲憂，欲求俾乂之人，僉以鯀對。堯謂其『方命圯族』，不欲予以任用。蓋方命者，謂悻戾自用，而不服從政府之命令，與允恭之苦幹者不同。圯族，謂與衆不和，妨害同類，與克讓之埋

頭者有別。夫繇既不埋頭，又不苦幹，宜乎堯不欲用之以治水。

堯之子丹朱，有啟明之資，而未聞有如何之失德，乃堯謂其驕訟，遂屏棄之，而不予以任用。誠因闇則口不道忠信之言。訟則專作無益之辯。夫以不道忠信之口，而濟以爭辯之才，其不能埋頭苦幹，顯然明白，宜堯之棄之也。

總之堯之不用共工，爲其不能埋頭苦幹也。不欲用繇，爲其不能埋頭苦幹也。屏棄其子丹朱，亦爲其不能埋頭苦幹也。今人自己往往不能埋頭苦幹，對於用人，亦復不以埋頭苦幹爲重。於是浮囂之子，作僞之徒，朝擬一計畫，暮定一章程，東倡一學說，西出一刊物，不問能否實行。不管有無弊病，而惟以鼓吹爲尙，不知埋頭苦幹作何解。故今之從政及用人者，若醫時下之通病。急宜趨重埋頭苦幹，而以堯爲法也。

繼唐堯之後的，就是虞舜。舜從微賤到顯貴，埋首苦幹，貫徹終始

，處境的奇特，立志的堅決，格外驚人，孟子曰，『舜之居深山之中，與木石居。與鹿豕遊，其所以異於深山野人者幾希。及其聞一善言，見一善行。若決江河，沛然莫之能禦也，』這一段文字，是說他微賤時的埋頭苦幹。又曰『舜之飯糗茹艸也，若將終身焉。及其爲天子也，被袵衣，鼓琴，二女果，若固有之』。這一段文字，就是說他顯貴時，埋頭苦幹，不改微賤時的態度。又曰『鷄鳴而起，孳孳爲善者，舜之徒也。』這鷄鳴孳孳等語，就是總論他貫徹始終的埋頭苦幹。

堯典曰「瞽子，父頑，母嚚，弟傲，克諧以孝，烝烝乂，不格姦」，瞽子就是瞽叟之子，指舜而言。頑，是心不悛德義之經。傲，是驕傲無禮。家庭中有這頑嚚的父母，又有這驕傲的兄弟，處境何等困難。但是舜却能拿孝來感動他們，使他們調和在無形之中，使他們烝烝然，一步步的向上，而不致流爲罪大惡極的姦人。至於孟子所載『父母使舜完

虞』的一段文字，簡直說舜的父母和弟，都想殺他，這種處境的奇特，真是千古希有。但是舜能戰勝環境，到底能使他們感格，到底能收齊家的效果。這種埋頭苦幹的精神，可謂絕無而僅有了。

舜的齊家，固因埋首苦幹，而獲勝利。至於舜的處社會，而從事職業，在政府，而施行政治。亦皆因埋頭苦幹，而慶成功。太史公的五帝本紀有云：『舜耕歷山，漁雷澤，陶河濱，作什器於壽丘』，又曰：『舜耕歷山，歷山之人皆讓畔。漁雷澤，雷澤之人，皆讓居。陶河濱，河濱器皆不苦窳，一年而所居成聚。二年成邑。三年成都。』這就是他在社會從事職業的埋頭苦幹。

我國士大夫，向來以爲要想立功立業，必定要握政權。否則就以爲習晦，就以爲無事可做。這種心理，非常惡劣。這種意志，非常薄弱。其實一個人，只要埋頭苦幹，悠悠歲月，何時不可立功，茫茫大地，何

處不可立業。不信，試看舜吧。舜耕歷山，漁雷澤，不過是個農夫。陶河濱，作什器，不過是個工人。但是舜不論作農夫。作工人。在歷山。在雷澤。在河濱。在壽丘。無論何時。無論何地。皆能立功。皆能立業。可見人生，只要埋頭苦幹，不必定在政治舞台，才能展其懷抱。

現在學生，高呼『到農村去』。又說『提倡工業』。大家都知道以農工爲重，與前從謬誤的見解，大不相同。這真是很好的氣象。但是實在到農村去耕田，到工廠去做工的學生。究竟有幾人呢。就是到農村去了，到工廠去了，但是建功立業的，有幾人呢。揆厥由來，皆因浮囂成習，不肯埋頭苦幹啊。

舜却不然。所以使人讓畔，使人讓居，使人器不苦窳，試思農人漁人，皆能讓畔讓居，這種精誠團結的氣象，豈不可愛。能使工人切實作工，器不苦窳，這種公同奮鬥氣象。豈不可喜。今人如果有這種可喜可

愛的精神，何愁農工事業不發達呢。至於『一年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，』進步何等神速。苟非埋頭苦幹，何能如此。所以現在服務社會的人，應當拿舜的埋頭苦幹，作自己的模範。凡百事業，才能有真實的效果呢。

舜典曰『若稽古帝舜，曰重華，協於帝。濬哲文明，溫恭允塞，玄德升聞，乃命以位。』濬深也。哲，智也。和，粹也。允，誠也。塞，實也。這段文的大意，謂舜深沈而有智，文理而光明，和粹而恭敬，誠信而篤實，足見舜的埋頭苦幹，無美不備。這玄德二字，尤其有味。蓋所謂立，就是幽潛，也就是埋頭之意。所謂德，就是有得於己，也就是苦幹之意。舜埋頭在幽潛之中，而實行苦幹。所以堯乃命之以職位。於是在社會埋頭苦幹的舜，轉而從事政治，遂在政府方面埋頭苦幹了。

舜典曰『慎徽五典，五典克從，納于百揆，百揆時叙，賓于四門，

四門穆穆，納于大麓，烈風雷雨弗迷。」徽，美也。五典，即五常也。從，順也。左氏所謂「無違教」也。這慎徽五典的職權，即古之司徒，其地位大約與今之教育部相同。舜掌五典，而能使五典克從，就是他掌教育，埋頭苦幹，而能收教育普及全民感化的效果。與後世的教育，僅側重於學校者，似乎不同。

素侯以爲現在市教育，有隸於社會局者。這社會二字，最與古司徒的用意相近。蓋司者，主管也。徒者，衆人也。主管衆人教化的司徒。適與社會二字之用意相同。教育的本旨，應在全民，而不應僅及于學校。故欲在教育方面，埋頭苦幹的人。須顧名思義，對於古司徒，今社會，等名稱上，加以留意，才不致貶損教育的價值。

百揆者，揆度庶政之官，猶周之冢宰，其地位似與近世所謂內閣總理者相近。現在的行政院，似亦與之相等。時叙者，謂以時而叙，左氏

所謂『無廢事』也。舜掌百揆，能使庶政以時而叙，毫無荒廢之事，可見其能埋頭苦幹而不曠職也。

四門謂四方之門。古者以審禮邦國。諸侯各以方至，而使主焉，故曰賓。賓于四方之任務，蓋負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互相聯絡之責任。其地位又似爲外交官，不過唐虞之際，世界各國，多未開化，未嘗能與我國分庭抗禮。故其外交，僅及於諸侯，而無所謂國際間之交涉。舜賓于四門，能使四門穆穆而和，絕無人自爲政者，更無互相征伐者，是亦埋頭苦幹之明效也。

至於『納于大麓，烈風雷雨弗迷』等語，其事愈奇。蓋舜既由教育當局的地位，而爲行政領袖之百揆矣。復司外交任務之四門矣。宜乎養尊處優，深居簡出，不復冒險阻，凌患難矣。不料當此之時。更至深山曠野的大麓。又值烈風雷雨之日，而能依然工作，不改常度，這種埋頭

苦幹的精神，更屬令人莫及。總之舜的埋頭苦幹，在窮困之時。處家庭也可，處社會也可，爲工也可，爲農也可。在顯貴之時。掌教育也可，總庶政也可，主外交也可，入山林也可。足見埋頭苦幹之人，蓋無所往而不可也。

堯之贊舜曰『詢事考言，乃言底可績』，蓋謂詢問舜所行之事，考察舜所出之言，則覺舜之所言，皆能達於成功，與空言無補者，迥乎不同。故埋頭苦幹之堯，願以位讓於埋頭苦幹之舜也。

繼堯舜之後，則爲神禹。禹治洪水，盡人皆知，孟子謂『禹八年於外，三過其門而不入』，是其埋頭苦幹，不知有家也。虞書益稷篇所載『禹娶於塗山，辛、壬、癸、甲、啟呱呱而泣，余弗子』。是其埋頭苦幹不知有子也。論語『禹吾無間然矣』一章。謂禹之飲食菲，衣服惡，宮室卑。是其埋頭苦幹，不知有身也。

今之人。中菜不足，又必西餐。華服不足，又必洋裝。徒知博國際化之虛名，而不知受傾銷外貨之實禍。於此吾愈思禹之實事求是，埋頭苦幹，可敬可愛。宜乎孔子之謂禹無間然也。至於『卑宮室，而盡力乎溝洫』一語，則尤親切有味。蓋溝洫，乃農村之命脈。宮室，乃都市之虛榮。孰所當急，孰所當緩。此人無賢、智、愚、不肖，皆能辨別者也。不意上下數千年，同胞四萬萬，只一埋頭苦幹之禹，能知之。只一埋頭苦幹之禹，能行之。悠悠蒼天。吾誰與語。

禹貢所載，『禹敷土，隨山刊木，奠高山大川，』以及別九州，疏九河，定賦稅之則，辨物土之宜，卒使六府孔修，庶士交正。而又規定五服之制。其於侯服，則曰，『二百里男邦，三百里諸侯』，先小國而後大國者，蓋大可以禦外侮，小得以安內附，皆所以拱衛中央政府所在之甸服者也。其於綏服，則曰，『三百里揆文教，二百里奮武衛，』蓋文以治

內，武以制外，正所以嚴夷夏之防。其於要服，則分夷、蔡、蠻、流、以羈縻之。禹除平水土，定疆理之外。則又使『東漸於海，西被于流沙、朔、南暨，聲教訖于四海，』是禹之營經天下，福利羣生，在在埋頭苦幹。可謂無微不至矣。

大禹謨載禹祗承於舜之言曰，『后克艱厥后，臣克艱厥臣，政乃乂，黎民敏德。』按艱者，難也。孔子曰『爲君難，爲臣不易。』即此意也。乃者，難之之詞，猶俗謂才能夠之意。敏，速也。此文之意。蓋謂作公務人員的君臣，都要知道艱難，大家皆要埋頭苦幹，務使政治修明，而無邪慝。人民自然觀感。也就埋頭苦幹，速化於善，而有不吝己者。可見禹不特對於自己埋頭苦幹。並且勉勵當時作行政領袖的舜，和一切官吏，都要埋頭苦幹。使全體人民，迅速感化。也就埋頭苦幹。因爲天下，是天下人的天下。處理天下的事，必定要朝野上下，個個苦幹，天

下才得太平，人民才得安樂。

六四

大禹謨又有一段文云「德惟善政。政在養民。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穀、惟修。正德、利用、厚生、惟和。九功惟叙。九叙惟歌。戒之用休，董之用威，勸之以九歌。俾勿壞。」按德，非徒善而已。惟當有以善其政。政，非徒法而已。在乎有以養其民。可見古今來所謂道德，所謂政治，皆當以民生爲重，而思有以養其民。古時尙不知有聲光化電等學術，其所恃以養民者，惟在自然界的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穀、六者而已。六者既修，民生自裕。道德政治，就不致成爲空談。在此六者之外，又必悖典敷教，以正其德。通功易事，以利其用。制節謹度，以厚其生。則人民自和，不致自相殘害矣。誠能如此，則既有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穀，六者以養之。又有正德，利用，厚生，三者以教之。教養既備。而此六與三之九功。各順其理，各得其宜，而無不叙矣。九功既

斜，而民享其利，莫不歌咏以樂其生。故曰「九功惟叙，九叙惟歌」。即此之謂也。

但始勤終怠，人情之常。安樂既久，怠心必生。故又必對於埋頭苦幹，而能勤於是者，則戒喻以休美之。對於不能埋頭苦幹，而怠於此者，則督責而懲戒之。又恐埋頭苦幹，出於勉強者，不能持久，故復就其平日歌咏以樂其生之言，協之音律。播之金石。以相勸勉。以相鼓勵。使之歡欣鼓舞，趨事赴功，埋頭苦幹，不能自己。而所謂九功，得以歷久而不壞。於此足見禹不特對於自己，主張苦幹，對於別人，希望苦幹。並且要將埋頭苦幹的精神，深入民間，維持永久而無所移易。

當舜讓位於禹之時，曰，「來，禹。洪水儻予，成允成功，惟汝賢。克勤於邦，克儉於家，不自滿假，惟汝賢。汝惟不矜，天下莫與汝爭能。汝惟不伐，天下莫與汝爭功。予懋乃德，嘉乃丕績。天之歷數在汝。」

躬，汝終陟元后。」按此文，亦見於大禹謨。允，信也。禹奏言，而能踐其言。試功，而能立其功。此即『成允成功』也。禹能埋頭苦幹，踐言立功，則已賢於人矣。而又能勤於邦國之公務，儉於家庭之私養。如此苦幹，則又禹之賢也。而又能不矜不伐，猶堯之恭讓，猶舜之立德，如此埋頭，宜乎人不能及矣。然因其功之大，能之多。不與人爭，而人能與之爭。此舜之所以懋其德，嘉其績，而使升陟元后之位也。總之禹之埋首苦幹，既能公之於衆，垂之以久。復能不矜不伐，一味埋頭。此其所以功在萬世，獨有千古也。

至於『不自滿假』一語，尤爲埋頭苦幹者所宜取法也。滿，謂滿足。假，謂寬假。蓋因道德與事業，原無止境。埋頭苦幹的人，絕不肯謂己之志，可以滿足。絕不肯謂己之身，可以寬假。惟其不寬假，所以自責極嚴。惟其不滿足，所以自任極重。惟其自任重，自責嚴，所以德

業日進，而不容自己也。推之素侯前次所講至聖的『不知老之將至，』復聖的『未見其止，』宗聖的『死而後已，』述聖的『至誠不息，』亞聖的『以身殉道』皆此『不自滿假』一語，有以使之也。故欲埋頭苦幹者，不可不以為法也。

禹之後，則有湯，與文，武，周公。皆能埋頭苦幹者也。茲因限於篇幅。容至下次，再講。

第五六七八次庚子講經紀事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再版

▲非賣品▼

發行者 庚子講經會總會

地址：高家酒館六十六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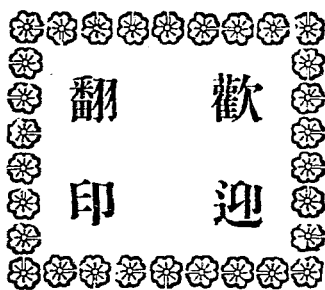
印刷者 倫昌印刷局印

電話：二二二一號

總發行所 南京虹橋國文補習學校

地址：安品街十六號

電話：二一〇三一號



歡迎翻印

◎閱後請贈他人◎

320

0.201

3.24

0.201